

書名 爭春園全傳四十八回 光緒十五年重刊本
撰者 清 闕名 撰
卷 卷一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90
編號 D8664500

卷一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64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90](#)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爭春園全傳四十八回](#) [光緒十五年重刊](#)

爭春園全傳

第一回

昇平橋義俠贈劍

恬說漢朝有一世宦洛陽縣人姓郝名鸞字跨風他父在日曾做鎮屏將軍母親誥命夫人不料父母双亡又無兄妹這郝鸞生來面如重棗两道濃眉身長七尺有餘有寬背濶勇力過人又兼詩詞歌賦件件皆精生平性格超凡將父母所留百万家資專那來天下豪傑而且揮金如土扶危落困不上九年家業水傾房屋遭天火而焚家人奴僕各自散去只有一个老家人相隨思想是房屋無有良木豈有世相好捐資郝鸞不肯受人分欠只与住在祠堂之中每日演習武藝而已光阴迅速不尙一年有節時至隆冬大雪紛上適有朋友情至城中飲酒賞雪至晚出城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純袴青果束便漉兄
負躬瓦背絕瘠字
明定合天鵝向高
復又呼疾癩漢
米公子

爭春園全傳

第一回

昇平橋義俠贈劍

話說漢朝有一世宦洛陽縣人姓郝名鵠字跨風他父在日曾做鎮戾將軍母親誥命夫人不料父母双亡又無兄妹這郝鵠生來面如重棗兩道濃眉身長七尺有餘有寬背闊勇力過人又無詩詞歌賦件件皆精生平性格超凡將父母所留百萬元家資專那來交天下豪傑而且揮金如土扶危濟困不上九年家業水傾房屋入遭天火而焚家人奴僕各自散去只有一个老家人相隨思想再造房屋無有良木只有些相好捐資郝鵠不肯受人分欠只与家人住在祠堂之中每日演習武藝而已光明迅速不尙一年有餘時至隆冬大雪紛上適有朋友情至城中飲酒賞雪至晚出城

面祠堂雪風更大。望見房舍如良裝砌一般。這郝鸞冒雪而行。剛到昇平橋邊上。橋行走耳內。听叫賣劍。凡聲。那時郝鸞听了。賣劍二字。他便住了脚。抬火一看。只見一个道者。头戴鉄冠。身穿元色道袍。手捧三口劍。這郝鸞走向道者。面前將手一拱。言道。翁室劍。可請与我觀否。那道者把郝鸞上下一看。便說。壯士。你要看貧道的寶劍。麼。郝鸞道。正是。道者說。這等大雪。紛也。却怎好看。不如在背雪之處。去看。郝鸞道。此處离我所居不遠。請道翁。一走。何如。道者道。怎敢造府。當下二人踏雪。到祠堂。見礼坐下。郝鸞問道。翁仙居何處。此劍何名。道者笑言。貧道遊于四方。遍訪天下好漢。姓司馬。名傲。別号集。子壯士。可是郝跨。風郝鸞。聞言說。弟子眼內無珠。多有得罪。郝鸞与道者。又重見礼坐下。司馬傲說。公子。請遊

室劍。遂双手遞与郝鸞。郝鸞接過劍來。掣出劍鞘。只見那劍。地華奪目。霞彩動人。遂摘一根。女髮。放在劍口上。便吹口气。那髮。隨兩段。真乃吹毛利刀之寶。三口寶劍。郝鸞一一看過。愛之。不。及。言。道。弟子不識。三口寶劍。何名。請問仙長。指教。司馬傲道。公子。不必相問。只看劍靶上。三个字。便知其名。郝鸞復又掣劍出來。看。三口劍。上字。甚是明白。一名。龍泉劍。一名。撥鹿劍。一名。誅犀劍。看畢。便問仙長。每口價。良。多少。司馬傲道。每口要赤金。二千兩。郝鸞道。弟子手內之鈔。賈。不。起。真正得罪仙長。寬恕。司馬傲道。公子。此言。差矣。大丈夫志在四方。怎說。賈。不。起。三字。貧道看公子。品。概。日後。必有。大富大貴。古人云。寶劍。贈与。烈士。紅粉。送与。佳人。若公子。有。愛。劍。之心。貧道。三口寶劍。俱。送。公子。何如。郝鸞道。仙長。是。取。笑。小。生。了。

司馬傲道怎敢取笑公子但公子終身富貴在此劍上只是公子
只用一口那兩口另有英名用貧道煩公子坊尋好漢若有比公
子強些的便可贈他日後做的一番事業郝奮道蒙仙師指教又
贈寶劍與弟子但不知英名出于河外司馬傲道此處無人可去
河南開封府長坊那時自然遇見奇異之人但貧道理當奉陪前
去才是奈貧道還有此正事言畢起身就走那郝奮謝之不尽又
留他不住那司馬傲臨別之時說道公子千萬莫負貧道這三口
劍郝奮点头相泐言道弟子謹依師命拱手而別只見司馬傲是
个高人却也不敢遲他吩咐就与老家人商以由此去河下那時
府路程遙遠盤費全無怎生去得老家人道大谷慮得極是且把
今安過了到明冬開春再作區處那時待老奴慢上作法郝奮依

言光陰似箭不覺又到冬暮除夕已過正是

詩

爆竹一声催腊去

曰

梅花几点送春來

郝奮過了元宵佳节又对老家人说正月將終我要行走起身出
門你还是怎樣替我作法老家人道為今之計只得与那些受过
大谷恩惠的与他们借些盤費衣服行李才好郝奮道怎与他们
啟齒老家人道相公不必開言等我与他们说便了郝奮道你可
就去請他們來那老家人去不多时請有四十多位人來祠堂中
与郝奮見礼已完依次坐下只見甲人齊道大谷呼唤有何吩咐
郝奮只不開口老家人在旁說道我家大谷請列位到此並無別
事只因要到河南開封府去有一親眷九年未曾望盼前日有信

到此請大谷前去走七奈路途遙遠欠缺盤費行李衣服思來想去並無別處作法然後老叻思想到列位身上大家量力幫助日後加利奉還所以請列位來一同商議那中人道我等蒙大谷天高地厚之恩尚且無以可報內有一個說道我的父母承大谷多少恩情又有一人說道我們有了官司要大谷救出來大恩未報甲人又說道我們的家私情願与大谷分用郝鸞道列位若出此言我就當受不起連帶我盤費不敢領了甲人見郝鸞如此便道小弟說話一時唐突大谷休怪甲人們又說道我們等大谷動身量力而行便了郝鸞說承列位雅愛容日拜謝甲人告辭說小弟們叔且告退明日即當送上郝鸞道真七承情送甲人出門長揖而別且說甲人到一個避淨所在相同商議說郝兄乃大丈夫來

日是他出門况且向甲人說過借貸的話今日我等大家開了名字一一湊出程儀有送二兩的有送一兩五不的一時寫了六十多兩良子還有未曾開寫者甲人各自散去次日摠湊一堆俱到郝家祠甲人蒙大谷吩咐小弟們不敢違命遂將名字把良子放在棹上郝鸞道我實不過意蒙各位厚情甲人道大谷何出此話少表寸心大家朝上一揖躬身而散郝鸞的家人把良子單帖收了次日还有些朋友聽見郝鸞要去開封府齊七損資郝鸞一收了共有二百多金叫家人去備了行李衣服又得几个牲口郝鸞又謝了甲人擇二月初二日起程甲人備酒送行前一日郝鸞買了三牲拜辭宗祠又到墳前拜辭父母当晚用了夜飯又取几兩良子与老家人又拜托甲朋友照看老家人次日天明用过

早飯吩咐老人家我去之後用心也。門戶多則半年少則兩三月就回。老人家說不須大谷吩咐自然曉得。只是大谷路上須要小心。便把行李牲口備停。當郝鸞將良子收在身邊。腰中掛了龙泉劍。那兩口劍收在行李之內。跨上牲口。主仆洒泪而別。投河南開封府。一路曉行夜宿。那日到了河南開封府。進得城來。尋了下處。進了客店。便叫人搬行李進店。小二拿了一壺茶。說相公恐未用飯。郝鸞道取來。小二取了酒飯。郝鸞用過。小二收去。一宵已過。到了次日。郝鸞來到街坊。尋訪英友。豈有凡人入眼。不上。又訪。凡日並無一人。一日站在店門口。便問小二道。這裡可有熱鬧所在。頑。否。小二道。相公要頑。出了西門。不上二里路。有一爭春園。百花開放。何不去飲酒散悶。郝鸞听了。便將房門鎖上。叫小二。

應我去。就來郝鸞出了店門。奔爭春園而來。一路見頑的人三。而。而去。郝鸞隨了。申人行走。有一里路遠。望見園林掛着一面白粉的招牌。上寫爭春園三个字。內面共三。十多座亭台。兩邊數不尽的樓閣。當中有一小亭。上寫回負亭三字。郝鸞便走上亭來。當中放。八仙桌子。八仙椅子。郝鸞就在椅上。座下只見一個老童掃地。他便放了幕。在。上泡了一盞碗細茶。捧到郝鸞面道。叫声。吃茶。郝鸞認是園內到來的茶。一飲而盡。將碗放。桌子半邊。那老童又到面前。谷。還是吃酒。還是遊玩。郝鸞道。你向我。則其。老童。身。邊。說。非。是。大。胆。這。亭。子。是。我。家。定。的。谷。若。用。酒。清。去。別。處。恐。家。谷。責。罰。小。的。故。此。得。罪。郝。鸞。道。說。得。有。理。少。刻。就。走。小。童。依。旧。掃。地。不。一。時。那。老。童。跪。下。說。到。家。谷。來。了。清。谷。速。行。郝。鸞。因。

他止会过将立起身要走那位長者早已近來共帶金錢方巾身穿大紅足下綾襪珠履滿口鬚鬚年在五十以上後隨一位書生共帶片玉身穿天藍足下珠履綾襪後跟二名管家抬了食盒那老翁見郝鸞共帶紅巾抹額淡紅箭衣狻皮靴子面如重棗兩道濃眉氣象昂昂威風凜凜那老翁愛之不尽想道天下有這等英雄笑嘻上拱手上前說老夫欲兄一叙一手挽住郝鸞父身說晚生驚駕大人恕罪二人到亭子上見礼坐下小童獻茶那老翁道足下不是開封府人貴處何方晚生乃洛陽人氏老翁道兄是洛陽人老夫有一相知兄可認得郝鸞道不知大人相知是何人老翁道老夫相知之人声名浩大世人都稱他為小孟嘗此人交結四方朋友名叫跨風他父在日曾與我同盟况又同盟兄可知否

郝鸞聞言道小姪有眼不識望其恕罪老翁驚道原來跨風負姪重見一礼郝鸞道老伯高姓大名老翁道姓風名竹字名山曾做太常寺少卿因有病辭職又指那書生道此是小婿姓孫名佩字玉琢他父曾做武昌府亦與今尊同盟郝鸞道先父在日曾向小姪言過不知老伯駕臨小姪孤身路遠少來與老伯孫世兄候安孫佩道真乃幸遇望兄恕罪郝鸞起身則道小姪失陪風公與孫佩道今日幸會連清也清不至怎出此言郝鸞道怎叨擾那風公道清坐不上一會擺下酒席那風公清郝鸞首坐郝鸞道老伯清上坐小姪怎敢上坐孫佩道郝兄是客家岳是主那有主人僭坐之礼風公又道小婿言之有礼謙遜一会郝鸞只得告坐風公對坐孫佩橫坐家人送酒上來吃了几杯只見兩乘大轎到來跟隨



仆婦們齊奔四賢亭上來家人向風公道夫人小姐到了風公道請他們往浮山亭去此處有孫姑谷在此不便家人領命叫那轎子抬到浮山亭轉灣林角去了郝鸞道小煙有屈老伯母世妹了今日禮該拜見恐其不恭唐突不便明日到府去見禮服風公到明日自然奉請又敬了九杯孫佩談些詩文那鸞談些武藝正是投挑風公大悅正沒得高興下面又到了一起人先一位頭代方巾身穿大紅面麻胡鬚足穿烏靴左者一人面麻有頰儒巾儒服打扮右首一人不上三尺也是一樣儒巾儒服後跟有二十各名管家風公孫佩吃了一驚不知這人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爭春園全傳

第二回

爭春園英玄救人

話說那位公子同了兩個幫閒的正到園中之時朝四賢亭一看低言向二人說道老鮑你看亭子上面却是老風同了孫佩在此我正要言他今日在此撞住待我抓他下來打他一頓出氣那矮子道這却不可我自有主意對公子低言道門下才听得有人說他家大人小姐也在園內頑耍大谷可将打手傳來抬一乘小轎伺候抬風小姐况且那同化的漢子却是精壯之人此時動愁那紅臉發氣我們人少等打手到此人多勢重不怕那人只把風小姐搶去扣大谷完烟就是老風向孫佩告狀門下做硬保就是府县不敢斷斷不知大谷意下何如公子道老石的計正好提起孫

佩奪我矮烟恨不得食他之肉方泄我恨那姓鮑說大谷不必性
急少不得死治他公子点头叫家人回府叫齊打手公子同鮑石
二人往雪浮亭去了且說風公孫佩見三人去了風公對孫佩
說早知遇此賊不來到也罷郝鸞着他郎丈二人低言細語面上
失色便向道方才面麻之人是誰風公道不瞞資侄說老夫病他
不知那世的冤仇此人姓米名主字斌儀他父乃當朝宰相名叫
米中立那長漢姓鮑名成仁那个矮子姓石名談因他生得矮小
人已叫他石敢當我無子侄只生一女名棲霞今年十六岁出沒
天娶却也端正米斌儀訪知小女才貌叫鮑石二人前來做謀我
想米中立是个奸臣日後有禍况他兒子米斌儀又無才貌倚他
父親之勢信鮑石二人引誘所為皆不公不法之事又強佔民間

歸女奪人田地無所不至豈有地方官不敢拿他老夫所以不允
前月小女許配孫佩米斌儀聞知甚是不悅屢言我翁婿况我年
已六旬小婿本儒忍了多氣今日來此地供人窄相逢是吃他
的苦了孫佩道米家打手世凶岳母在此不便郝鸞听了怒道開
封府內怎容此人若論別的不敢領教若說打字小姪最喜有小
侄在此老伯放心風公道世如此資侄如此打得多人郝鸞非
是小姪誇口有名好漢見這若干何况這些鼠賊風公和孫佩听
了此言不好再說只愁在心三人又飲了几杯且表米府家丁吩
咐園的道我家公子在那四寶亭上風公作對店主人听了叫
小二和那此飲酒人說那些人听了誰敢管事且却散了風公在
亭上見車人一時四散心內著急又不好催客起身那店小二忙



七收拾宛蓋恐怕打破。在堂收拾桌椅小二捧定往後走走方才轉
墻不防有人解手站立身來將宛撞在地下油湯澆了一身那人
道忘八合的你家死了人這等忙油湯澆我一身小二一看吃了
一驚見此人身長九尺白布袖頭青布箭衣足下着一雙皮靴小
二連忙陪小心說小人因米府要搶風小姐恐其相打收拾家伙
忙了些得罪宛打碎是。小人晦氣說完拾起碎宛便走那人擋住
你把話說明再走不要你陪衣服不然打死你這狗头小一道谷
莫起氣我說這開封府姓風曾做太常寺生下一女十分美貌有
姓米的他父是朝中首相他公子求婚風公不允將小姐許了孫
居米家心中不悅今日那風公全孫相公又有一紅面人在四貧
亭吹酒他天人小姐住俊亭遊玩米公子叫許多打手搶風小姐

我家店裏急怕打社家伙故耳收拾谷是外路人不可行此若
濕雞那人道天下有這事你去收拾家伙你道那人是谁乃京師
順天府人姓鮑名剛号子英别号披头太芟他祖父曾留萬貫家
資那交天下英女無心在家每日閑遊懶打不平那日街上有
个坐地馬叫做王命父子叔侄兄弟九人寺放利債與人炒鬧遇
鮑姓起打死王家五人逃到開封府聞有爭春園進園來遊玩飲
酒听了小二之言心中不怨說清平世界搶良家子女我且看那
紅面漢子可保他翁婿否走到四貧亭一看見紅面在用酒加一
侵猛馬暗想此人可保二人了我不必在此且往浮山亭去保那
女莽轉墻只見門後一條門子拿了梢匕的躲在後亭等米家
人搶小姐之時好動手且言米公子生性好狼莽一班忘命在家



以為羽党十个最狠的摠有別号

猛似馬的項羽

扒山馬的樊吟

摸著天的王剪

金頭太共章郎

良背金剛廉頗

五花蛇的李牧

黑天王伍明甫

鐵头和崇下莊

笑面馬白起

有勇無謀袁逢

還有八名好漢比做惡星

大將軍金白礼

灾害星的下元

大凶神的方明

岁杀星李元甫

官符星的周瑞

吊客星前毛進

灾寇星的詹常

白馬星節成子

連夜一条好汉漢領火走進後跟三十多人到爭春園賦勝見米公子說道大谷呼喚小人等那外使用石敢当道列位並無別事

只因孙佩佔了大谷的親事那风竹先受過大谷財礼有我同鮑

兄為媒後有許孙佩今日夫人小姐风竹孙佩俱在此園列位把

小姐搶回府辱打孙佩风竹二人事成之後重上賞那冬人道

风竹如此欺心古人云一个女不吃两家反先許大谷又許孙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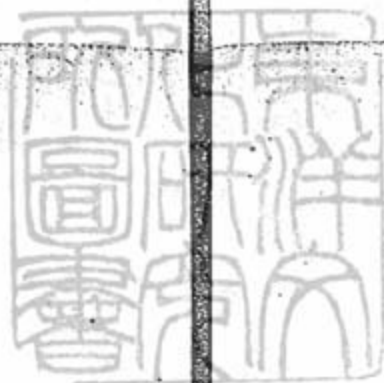
其理不通代我們南大谷出氣一个上脱去衣服我札停当鮑成

仁叫小二拿酒反与車人壯威那石敢当道那几位到浮山亭去

搶小姐那几位到四香亭打孙风二人金白礼道我領數人抬轎

往浮山亭去此時園内門已閉了米公子領班人來打风孙二人

看見如木雕成孙佩說声不好人打來了那鸞見米家打來想道



我先濟過口的如今已打來料風孫二人必遭毒手不免乘勢打
他們一頓保他二人二者豈我武藝向風孫二人道老伯貧窮莫
怕有我在把頭巾按了一按衣角札在帶內四下一望并無幫
手之物挺胸站在亭前道有我在誰敢上來石敢當道怕你這
紅臉漢子米相谷公子在此快上來免你死罪郝鸞道那叫
米斌儀米公所叫他名字使人向前說道你這狗頭敢叫我大谷
名字郝鸞道你這麻狗頭敢在此縱橫米公子大怒使我衣袖上
前郝鸞想我不免先下手打他米公子才要打來郝鸞兩條腿如
凡一般用手打去米公子閃不及打在腮下滾將下來鮑石二人
上前扶起說大谷站穩米斌儀連活也說不出只是亂張口石敢
當看道快些快些大谷牙腮被狗久打下來了典崇上前用手捧

住半晌米公子道這賤狗頭好打呀那個代我把狗頭抓下來賞
他良而有扒山屠焚吟手扒兩根棍打上前來郝鸞伸手攥住他
的七寸才牽起腿往肚子一脚焚吟跌倒郝鸞早取棍在手須臾
見焚吟跌倒心中大怒一齊上前郝鸞打得一個七跌下皮拋面
腫鮑成仁又叫人再叫打手來將那黑狗頭打死且說十個凶
神去搶風小姐恰上遇着狠太妾不知怎樣相打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回

雪浮亭豪傑劫陣

話說金白札等統領多人个七爭先夕夫李元甫一脚將小門踢
開正遇夫人小姐飲酒說話忽見一漢子把門踢開口裏便罵此
乃女眷之所胆敢進來窺看李元甫喝到你這賤人如此大胆一

掌將小婦打在地。下此時三十多人俱往裡面。把夫人小姐嚇得魂不附休。無處可逃。李元甫把小姐抓住往外就走。且說鮑剛听了小二之言。躲在浮山亭後。等了一会不見動靜。好不甘心。便睡着了。耳邊所有喧嘩之声。方才驚醒。便扒起來。提着手。急急走出。只見那老漢咆哮。鮑剛怒從心上起。惡向胆邊生。便大喝一聲。道：「你这班狗頭。誰敢在太安谷頭上動手。那打手正高興之際。忽跑出一人來。吃了一驚。車人道：「這漢子敢來管我們。因爭鮑剛。拿起棍子。便打那些打首。先还可支持。後來莫一个向前。下元見勢頭不好。把小姐往橋內一推。橋夫飛跑去了。風小姐如死的一般。不知人事。且說車人抵擋不住。只得退下去。跑到米斌儀面前。叫道：「大谷快走。後面黑漢趕來了。」鮑剛追趕耳邊。听得人說。小姐



披下元搶上橋去了。及到面前。聽見米公子說。風老兒怎請得這狼人在此。石敢當說。大谷快走。那米公子與車人往後面跪去了。郝鸞亦追趕到來。見一个黑漢子郝鸞對風公道。是伯同孫世兄。快走。郝鸞亦同走。鮑剛叫道。紅面朋友。我和你打道。這狗男女家去。郝鸞問道。可知小姐那里。鮑剛說。小姐米家搶去了。郝鸞見鮑剛出言吐語。便知他是个義氣之人。我与你將小姐趕回來才好。鮑剛既知你我速行。郝鸞偕言一同出了園門。向前趕去。風公着家人將夫人抬回府。又命几个家人。跟隨風公。與家人同回府。料理。且說郝鸞鮑剛一直趕到前面。望見一乘小橋。二人急一趕。那橋早米賊家人。下元金白札十余人。跟隨橋後。看見二人趕來。抵擋不住。又不敢將橋子丟下。况在荒野之中。無處躲避。只見前面

有所廟宇車人將轎子抬進去閉上山門郝鸞鮑剛趕來不見轎子與車人鮑剛說道想必這賊躲在裡廟門閉着使起腿來往山門一脚那廟年深日久被鮑剛一脚踢下車人听門响見事不好只得把轎子丟了把皮面矮土牆折倒一一都越牆回家去了郝鸞鮑剛進了廟門一直又內見車人越牆走了鮑剛拿棍欲趕郝鸞見轎子在此將轎簾掀起看見小姐在內大叫好漢不必趕他小姐在此鮑剛听得方寸轉身口中罵到這班打不死的狗头今日饒你性命改日算賬拱拱手問道你與風家是親否郝鸞答道不是親不送世情之交見此不平之事所以助力問道朋友你是何人鮑剛道我遊玩之人見米家行凶搶風小姐所以報个不平郝鸞想到此人到有几分義氣莫非司馬傲指点於我此人必此

猛勇正要過姓名風孫二家的人到說不是兩位谷有武備舌能得小姐回家將小姐送回府風公與夫人見了感恩不尽夫人叫了女送上樓去小姐心定訴說一番又思想今日他在孫家住明日請他不言風公酬二人再說孫佩住到家中神魂不定汗水長流不知岳家好否郝鸞消息正在焦燥忽見隨去家人稟道小人奉相公之命請了二位谷來現在門外孫佩聞言即出大門相迎二位到大廳見禮坐下茶罷孫佩道適間不是二位馬威几乎性命不保就向此位高姓大名貴姓何方鮑剛答道順天府人姓鮑名岡字子英世人兄弟粗疎綽号被毛太岁前因本籍有一件不公的事欺害人民第一時起氣打死王家父子五人定逃在這裡不料今日遇了米家行凶打損不平幸遇此位相帮方才救回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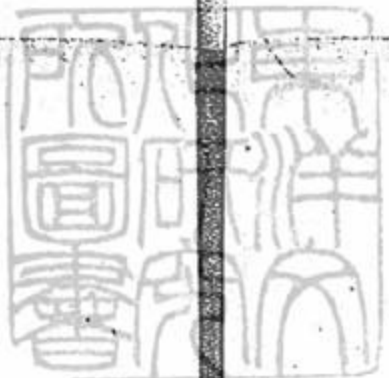
家小州蒙兒相召造府不當指郝鸞道此位是个义氣英么不知
高姓大名郝鸞想這鮑罔是个直漢不似匿已事回道在下洛州
姓郝名鸞字跨風鮑罔問道兄莫非就是小孟嘗郝鸞道不過世
人亂稱鮑罔道小弟聞兄名如雷頭耳今日得會真天幸也孫
佩暗想米家不能忍氣不若向郝鸞拜了生死弟兄弄他二人在
家若米後來為事有他二人在此却也不怕待完烟之後帶岳父
岳母同到洛州借郝鸞之力况這鮑罔又本犯法逃在此地亦可
同一放避患又想大丈夫志在四方功名得意那時回藉米家也
把我莫奈何問言道小弟是个腐儒欲求二位兄長結金蘭不知
二位兄弟肯否郝鸞未及開言鮑罔跳起身來說小弟亦有此意
就拜過朋友亦五命之內郝鸞道小弟是个村夫怎敢高攀孫佩

見他二人依先叫家人捧上反來共吃完了吩咐家人脩辦三牲
香燭十帛設聖帝位各叙了年庚日月刻鸞二十五步包罔二十
步孫佩十九步各依長幼言同生死不一時擺上酒席三人暢敘
不言再說米斌儀領一班羽兒回到府中米斌儀罵道你們這班
無用奴才那人都打他不適要你們做七忽見金白札十元路
四府中呼七氣喘說好不湊巧小人們捨得風小州木橋抬到半
路准料二賊追來奪回去了小人們好不著急無人幫助米公子
听了此言越發動氣包成仁等却不敢多言那車打手兒吃了
若有受傷的有未受傷的各無半言那石敢當叫大谷休得如此
門下細想叫一不做二不休依門下主意再齊些打手與家丁到
孫佩家去把孫佩搶到府中鎖住拷打那才可出大谷口氣不知

可香米公子說先日打輸了如今復仇恐不能勝石敢笑道先在
爭春園有兩個野漢相幫所以不利如今難道還有兩個人相幫
不成米斌儀說老石說得七是須要個孫家人引路方好石敢當
道門下認得孫家我便引路米公子道今日已晚你們且歇宿明
日前去次日天还未明米公子侍齊家人打手到孫家去那此打
手找札吃酒吃反好不高興独有包成仁并狷全不做聲看見石
敢当面帶色與昨日大不相同由思由想恐凶多吉少况在宗城
就奪米大谷搶小廝天理難容今日又棍合打孫偏這些皆違
條犯法不得干休不免假粧失瘥可以避禍睡在床上只叫失瘥
不能起來米公子聞所心中大恚昨日費了精神今日失瘥留他
在家睡罷不一時打手我札停當共有五十多人石敢當在前引

路奔孫家來了此二回去打弄得孫家人離財散叫做禍從天上
來不知後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回終





古 量小非君子

讓入非我弱

云 無毒不丈夫

守己任他煩

第四回

松林內仙長指路

話說石敢當別了米斌儀領了車人一路在糾七打奔前來到孫家門口說到到位此處是孫家了你們進去捉住孫佩自有重賞此時孫家大門打前不曾提防石敢當就進大門吩咐道恐孫佩逃出去把大門关了車人依言且說郝奮鮑周孫佩三人飲酒各自安歇一宵到了天明梳洗已畢忽見家人忙上跪到面前叫聲大爺不好了禍事到來米府多人打來了郝奮道那個米府家人回道就是昨日的活犹未了石敢當在堦前大家叫孫佩狗頭躲